opusdei.org

新地中海（三）：「从右手的伤口」

圣施礼华神修生活中的「新发现」。默观我主神圣的人性，祂因我们的罪过而受了伤，现在祂已复活，对我们而言，该是希望的字号。

2020年5月19日

新地中海（三）：「从右手的伤口」（收听普通话录音）

圣若望说，在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门徒们聚集在一间屋子里，因为怕犹太人，门户都关着，（若20:19）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对他们说：「愿你们平安！」说了这话，便把手和肋膀指给他们看。」〈若20：19-20）。瞬间，他们的沮丧变成了深深的喜悦。他们充满我主带来的平安，然后领受了圣神的恩赐。（参若20:22）

许多福音场景中的细节，引起我们的注意。宗徒还在等什么呢？耶稣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他们中间，祂的临在使他们充满喜乐与平安。我们虽熟知祂的一些言语和示意动作，但是祂现在会是怎样的望着他们呢？他们抛弃了祂，丢下祂独自一人。他们因为胆怯而逃跑了。然而，我主并没有责备他们。祂本人早已预言会发生什么事。祂明白他们的弱点也可能是深深转变的根源。在遭受苦难之前，耶稣告诉伯多禄：但是我已为你祈求了，为叫你的信德不至丧失，待你回头以后，

要坚固你的兄弟。」（路22：31-32）既然他们心里已经痛改前非了，他们就能更加充分地接受天主所赐给他们的爱情；否则，以伯多禄为首的他们也许会继续过分的依赖自己的力量。

但是，耶稣为什么要向他们显示这些仍然留着被钉在十字架上、遭受折磨的手和肋旁呢？然而，看到祂的伤口，并没有使他们充满悲伤，反而充满了和平。并没有导致沮丧，反而是喜悦。正确地看来，这些钉子和长矛遗留下的痕迹，正是天主之爱的印记。耶稣希望自己死而复活之后，仍能将受难受苦的伤口保留在祂的身上，以作为消除任何人们不相信的证明。尽管我们经常处事的回应是平庸甚至冷淡的，祂也不希望我们认为：祂可能反悔自己过去曾做过的事。基督的爱情是屹立不摇的。

此外，对于多疑的多默而言，伤口是复活的确证。耶稣是天主之子，祂确

实为我们的罪死亡并复活。教宗说：「耶稣的伤口是丑事，是信仰的绊脚石，但也是信仰的考验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复活的基督身上的伤口永不消失：它们仍然存在，因为那些伤口是天主对我们的圣爱的持久标志。它们对于信仰天主攸关重要。不仅是相信天主的存在，更是为相信『天主就是爱，仁慈和忠诚』。圣伯多禄引用依撒意亚书给基督徒说：『你们是因他的创伤而获得了痊愈』。」（伯前2：24，参照依53：5）[1]

神修作者们在我主的伤痕中发现一种快乐的字号。例如，圣伯尔纳德写道：「透过这些开放的伤口，使我享受岩穴间的蜜，坚石中的油。（参申32:13）也就是说，我可以品尝并看到上主有多美善。」[2] 在这些伤口中，我们了解天主无限的爱情。圣神的恩赐从祂刺透的心中流出来。（参若7：36-39）我主的伤口是绝对的避难所。发现了这些敞开伤口的深度，

可将我们带入内心生活的「新地中海」。

「我主右手的圣伤」

「把自己放在基督的伤口中，」阿维拉的圣若望建议。「在那，祂告诉我们，是祂的鸽子—在寻找祂纯真的灵魂—栖息之处。」[3]「主啊，把我隐藏在祢的伤口里，」这是个为人熟知的诚恳祈求。为接近师父，圣施礼华也采用这条根深蒂固的基督宗教传统途径。正如他在1933年写道：「我每天把自己放在我的耶稣的伤口中。」[4]

这是他一生奉行的奉献精神之一，他也推荐给亲近他的年轻人。[5] 但使此奉献有了特殊意义，要归功于他在西班牙内战时，在布苟斯居住期间，体验的一次经历，为他开展了全新、无边际的全貌。那时期，他深深经历着千辛万苦。他的主业团的孩子分散在西班牙各地：有些在战场前线，有些在遭受宗教迫害的地区躲藏在各个

角落里生活，包括他的母亲，姊姊和小弟。至于他的属灵女儿，几乎没有传给他任何消息。一些在战争之前跟随他的年轻人则已丧生。

面对这些情况，圣施礼华知道自己必须要加倍努力、祈祷，尤其是操练苦修。但是在1938年6月上旬，当他在吴尔卡修道院做论文研究时，一天在走去那里的路上，他从天主那里得到了特殊的光照。在当天写给Juan Jiménez Vargas的一封信中，他谈到这一点：

「亲爱的璜尼斗：今天早上，在去吴尔卡修道院做祈祷的路上，我发现了一个新地中海：我主右手的圣伤。我整天停留在伤口内，亲吻和崇拜。我们天主的神圣人性真是多么的可爱！祈求祂赐给我祂真实的爱情，以彻底净化我所有的情感。仅仅用嘴说『心在十字架上！』是不够的。如果基督的一个伤口能清洗、愈合、抚慰、强化、点燃和令人心醉神迷，那么，在

十字架上五个敞开的伤口有什么不能做到呢？心在十字架上！哦！我的耶稣，我还能要求什么呢？我意识到，如果我持续这样默观下去（圣若瑟，我父我主，在我请求他光照我之后，是他带领我去那里）我将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疯狂。你自己也尝试一下！」[6]

圣施礼华对我主的神圣人性和基督的伤口，早已有深切的虔敬之心。但是现在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是「新地中海」。他更加深刻地紧握那些伤口表露无遗的救赎圣爱，并意识到回应如此巨大的爱情的最佳方法，不是他自己能「做什么」，而是将自己置身于基督受伤的手中，默观，并让自己彻底的被这圣爱完全征服。

他继续在信中说：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很嫉妒在战场上的每个人。这种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：假如我自己的路，不是那么清楚地标示出来的话，

那么能『超越』道尔神父会是很棒的。[7] 但是……也许那对我非常的合适，因为苦修对我向来就不是很难。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被引到另一条路的原因：圣爱。」他的道路就是去爱，并让自己被爱。他结语说：「保重，我的儿子。愿天主在你心中！Dominus sit in corde tuo！在这我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你的父亲从右手的圣伤里祝福你。」[8]

那项事件，那出乎意料之外的光照，是他神职工作的希望和激励的标志。感恩于这神圣的启发，一个众所周知、而且经常让人沉思的现实—他本人曾走过，并推荐给他人的道路—突然之间成为「新的」，一个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财富的字号，但是，他从来没有想让自己与众不同过。

以爱来捍卫

耶稣的伤口是祂的圣爱恒常的提醒，使祂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臻至极致。天主永不后悔祂对我们的爱。因此，默

观祂的爱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希望的字号。看到带有苦难痕迹复活的主，我们开始意识到「正是在祂受屈辱的最低点—也是祂圣爱的最高点—希望因而蓬勃呈现。如果你们其中一个问说：『希望是如何诞生的？』『从十字架上诞生的。仰望十字架；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，从那里你将获得永不消失的希望，一直持续到永生。』」[9] 十字架上，我们的希望于焉诞生，并且一直的重新诞生。「这是为什么跟耶稣在一块时，我们所有的黑暗都能转变成光明，每次的失败都会变成胜利，每次的失望都会变成希望。每一次：是的，每一次。」[10] 那么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是困苦吗？是窘迫吗？是迫害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贫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然而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一切事上，大获全胜，（罗8：35,37）。

在看到我们的软弱和罪过之后，各种形式的诱惑就会出现，并让人失去希

望。过去，我们以虚浮或粗心的态度而认同的某些事，现在我们看来，突然变成荒谬的「不可行」，那曾经是个对爱我们的天主的打击。我们冷淡而微弱的反应也可能导致失去希望。然而，这些不过是令我们初次跌倒了之后，所导致的一连串诱惑罢了。默观我主的伤口，可能是最好的应对方法，因为我们被提醒，祂的爱与死亡一样坚强（歌8:16?）。尤有什者，祂的爱情已经征服了死亡。正如当代诗人流畅地写到：「从祂肋旁流出的水洗净我们/伤口的内里仍顽强的捍卫着/来自许多无谓的『不愿』/也来自许多微弱的『我愿』，与无尽的臣服。」[11]

当默观我主神圣人性时，深知祂因我们的罪过而受了伤，现在复活了，对我们来说应该也是一种希望的字号。耶稣看着我们就像祂看着宗徒那样，没有丝毫怨恨。祂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过、弱点、背叛而斥骂我们。相反的，祂「肯定」了我们，因为祂的爱

确实是无条件的。祂没有告诉我们：「如果你表现良好，我就会爱你的，」反而说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宝贝；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仍是我的宝贝。」

这个源自于默观我主体内敞开伤口的体悟，让我们充满喜悦与和平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可以躲在那里避难，再次迎接天主的宽恕。 「在我自己的生活中，我经常看到天主的仁慈容貌，祂的忍耐；我还看到很多人找到勇气进入耶稣的伤口，对耶稣说：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接受我的贫穷，将我的罪隐藏在圣伤中，用血洗涤。我一直看到天主就是这样做—接受了他们、安慰了他们、清洗了他们，爱了他们。」[12]

承认我们自己的渺小不是失败或屈辱。如果天主是个寻求控制我们的主宰，是可能的。但天主不是这样。爱是祂的动力：祂给了我们祂无条件的爱，希望我们迎接祂。

同情之路

有很多可以接近我主伤口的方法。圣施礼华建议说：「让圣神带领你，在圣伤内解除你人性及神性的爱的负担。」[13] 我们知道他多么喜欢用想像力将自己置身于福音的场景里。例如，在《圣玫瑰经》中，当他默想光荣一端的奥迹时，他写道：「在这端结束前，你吻了祂脚上的伤痕……而我比较大胆些，因为我比较幼小，我将双唇放在祂肋旁的伤口上。」[14]

蔡浩伟主教在他写的一本追忆自己在圣施礼华身旁的岁月的书中，回忆起圣人在弥撒后，如何谢圣体的经历，他每天都更新自己与永生之爱的亲密接触。「他会跪在地板或跪凳上几分钟。注视手里拿着的袖珍耶稣苦像，诵念『至甘饴美善的耶稣……』En ego, O bone et dulcissime Iesu，垂怜我，善良温柔的耶稣。他一面念『向耶稣苦像诵』的经文，一面虔诚地亲吻每一个圣伤。」[15]

圣施礼华在那个六月的早晨，深刻地发现了我主的伤口，不仅表明了基督对我们的爱。就像圣母一样，也邀请我们与祂共同救赎；成为祂基勒乃人西满，安慰令祂伤心的冒犯，尤其是因为它们也伤了我们的心。最后，这是一个呼唤，要照顾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，祂如此亲密的与他们认同，祂一直渴望在他们中，跟我们留下来。（参玛25:40）

因此，圣施礼华发现这个「新地中海」 - 肯定是天主的特殊光照 - 的背后，也应该看到他在马德里贫困地区，用了无数的时间，照顾病人和穷人。在这里，我们可看到一种发现天主之爱的奇方妙法：摆脱自己，在受苦的人中与耶稣亲近。对于圣施礼华来说，这是一条稳当的道路。

在受苦之人中触摸基督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接近祂的伤口，用爱回应祂圣爱的途径。因此，当天主看到我们个人的软弱时，我们也学会了向他人伸

展同样的温柔。跟随着这条路走，我们自己的生活会焕发出更新的使命感，促使我们摆脱自我，不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，反倒是依靠来自天主的召唤，天主改变了我们，并靠我们在世上散播祂的平安与喜乐。教宗在这一点上坚持不懈：「有些基督徒与主的创伤保持距离，有时候我们会受到诱惑而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。然而，耶稣要求我们去接触人类的悲伤，去接触他人受苦的肉躯。...每当我们这样做时，生活虽倍添麻烦，却显得多彩多姿，因而强烈经验到什么是百姓，什么是成为百姓中的一分子。」[16]

透过怜悯和默观的道路，「将自己」放进基督的伤口中，能为我们打开一个真实的新地中海。我们学会全心全意地关爱我们周围的人，从最需要帮助的人开始，他们通常就在我们身边，在自己的家里。

Lucas Buch

[1] 教宗方济各，若望二十三世和若望保禄二世列圣大典，2014年4月27日。

[2] 圣伯尔纳德，讲道61，（雅歌评论），4

[3] 阿维拉的圣若望《书信》47，参雅歌2:16。

[4] 圣施礼华，亲密笔记，1799b，1933年《圣玫瑰经》光荣五端的第一端

[5] 「每天，为履行旧的决策，我将留在我主肋旁的伤口内。」圣施礼华，亲密笔记，1763年，1934年；《道路》(Critical-Historical Edition, Scepter Press, commentary on point no. 288).

[6] 参圣施礼华，1938年6月6日写给Juan Jimenez Vargas的信。

(Andres Vazquez de Prada 《主业团创办人》vol. 2, Scepter, New York)

[7] 大概是指一位爱尔兰神父，威廉道尔（S. J.）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随军司铎，行为英勇，在大战中丧生。他强调在日常生活中，要活出喜乐、要求高的灵修主义(cf. Th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, vol. 4, p. 1031)

[8] 参圣施礼华，1938年6月6日写给Juan Jimenez Vargas的信。(Andres Vazquez de Prada 《主业团创办人》vol. 2, Scepter, New York, pp. 213-214)

[9] 教宗方济各，公开接见，2017年4月12日

[10] 同上

[11] Julio Martínez Mesanza, “Defendido,” Gloria, Rialp, Madrid 2016.

[12] 教宗方济各，讲道，2013年4月7日

[13] 圣施礼华《天主之友》303

[14] 圣施礼华《圣玫瑰经》光荣五端的第一端

[15] 蔡浩伟《真福施礼华回忆录》Rialp, Madrid 2000, p. 235

[16] .教宗方济各，宗座劝谕《福音的喜乐》2013年11月24日，270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xin-di-zhong-hai-san-cong-you-shou-de-shang-kou/ (2025年12月13日)